

安徽古籍叢書

朱楓林集

〔明〕朱 昇・撰 劉尚恒・點校



(皖)新登字 05 号

丛书常务编辑·诸伟奇

责任编辑·胡益民

装帧设计·宋子龙

安徽古籍丛书

朱枫林集

(明) 朱升撰 刘尚恒校注

傅玉璋审订

*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编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60,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80535-233-X/G·98

定价: 4.10元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

顧問 張愷帆 丁繼哲 王惠鵬 光仁洪 杜維佑 李天敏 李廣濤 胡坦 胡雲龍
侯永 崔劍曉 陶若存 張立一 傅大章 鄭淮舟 鄭銳 潘鐸鐸

主任 魏心一

副主任 陶有法 蔡德麟
委員 吳孟復 金隆德 祖保泉 鹿世金 賈文昭 黎洪 劉景龍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

理事長 崔劍曉

副理事長 丁繼哲 杜維佑 胡坦 潘鐸鐸

秘書長 朱揚 汪慎琳

理事 田照臨 李庭榮 李炳忠 吳存心 汪石滿 沈基政 馬素英 孫智林 陳昌茂
陶顯斌 張其果 張金環 張振明 張繼忠 萬洪翹 鈕漣 鄭英保 潘培咸

安徽省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學術顧問 王子野 吳小如 吳作人 吳組緬 周一良 周紹良 金克木 宛敏瀛

主任委員 吳孟復

副主任委員 金隆德 施培毅 祖保泉 賈文昭
委員 朱一清 朱世力 汪福潤 沙宗復 徐凌雲 殷呈祥 孫文光 梁垣祥

傅玉璋 劉學鐸

• 以下按姓氏筆畫排列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偉大祖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叢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印，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印安徽古籍叢書。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地域，以現行省區為準。時間，一般以成書於「五四」之前為限。內容，以文、史、哲為主。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或註釋，尤注意於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註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兩漢著作及文字、訓詁之書，皆用繁體字，其餘則多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七月

前言

朱枫林集》十卷，明初朱升撰。

升字允升，号枫林，又号枫林病叟，隆德老人，墨庄主人。安徽休宁同溪人，后徙歙县之石埭。生于元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卒于明洪武三年（一三三〇），年七十五。母朱氏，父朱升，世居石埭。

朱升幼年从师乡里江敏求（字金甫，号金甫），从学陶里黄贵珪（字陈标，号寿翁，号东阜），

「剖齿同难，多所发明，抵深僻之疑，至正三年（一三四五）与陶里赵清字孟常，号东山，赴溧浦，从学资州黄泽（字楚器），后归，讲学于郡城紫阳祠。次年（一三四六）秋，登乡贡进士，

丁内艰。至正八年（一三四八）授池州路学正，十年（一三五〇）到任。池州儒学之「学田」，在于他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员日仅一饭，敏求无方，师生解体，升至，会出入，整斋屋，去宿弊，

晨兴讲授，以身示范，江南北学者云集，「秩满，归里。时薪，贵之，邑宰徽州，升为避兵乱，移居歙县石门山中，授徒课读，困居著述。」

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秋七月，朱元璋兵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升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从战略上提出创立国之策，深得朱元璋赞赏。自是以后，「德顺阿孚内廷，

「」，甚至说：「朕与卿分卿君臣情同父子」。（《宋史》）朱升卒于朱邦璋二十岁时，其墓志铭在

然而，朱升却始终未肯长留在朱邦璋身边。至正十七年（一二五七）秋第十次被召，时朱邦璋授升中书参议，告归省，辞不受」（一〇），自此「连岁被征受命，辄就遣不谄，比至京，始上有所访问，后亦不强留」（一一）。就这样「年年应召赴秦淮」（一二），终于在洪武二年（一三六九）三月，请老归山。次年（一三七〇）十二月，以疾卒于家。

对于朱升为什么在明王朝建立后毅然功成身退，史学家们自来解释不一。我们认为，这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主观上说，朱升作为新安理学的传人，他力求保持自己的儒者风节。

由朱熹所开创的新安理学，历来「元而其传弥广」。朱升的老师陈栎，师承黄智深（字常甫，号草窗，休宁人），而黄氏之学本于滕枋（字和叔，号万菊，婺源人），枋之父珙（字德章，号蒙斋，伯父璘，字德粹，号溪斋）俱师事朱熹。从学术渊源关系上看，朱升是朱熹的五传嫡系弟子（一三）。从新安理学家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看，蒙古贵族所建立的元王朝，是「夷狄入侵」，「乱我华夏」。如同朱熹坚决主张抗金一棒，朱升认为「元主中国，天厌之久矣」，而朱邦璋之起兵抗元，乃是一驱胡虏而复疆域，变左衽而为衣冠」之举（一四）。加上对于蒙古贵族对汉族民族先进经济文化的破坏以及通年战乱导致的生灵涂炭现象的痛心疾首，终于使得这位老儒从书斋里是

了出来，召待军门。而一旦明王朝已经建立，自己的汗马功劳，用修自诩的话说，不过是「功名事业塞宇宙，敛之方寸谓之仁」。隆中薨此诸闻达，莘野抱此称天阍。即今谁因乃成比？故人陶侃与贺循（五），遂同他的前辈许月卿（字太空，号山屋，婺源人）、胡桂（字廷芳，号双湖，婺源人）、郑玉（字子美，号师山，歙人）、陈桺等不乐仕进者一样，「揣分甘作山中人」。清初黄宗羲曾说：「新安之学，自山屋变为风节，盖朱子平日刚毅之气，凛不可犯，则知斯为嫡传也。」（六）赵吉士在论及新安之学时亦谓：「其地『老儒宿彦，自蒙童读书至老死，未尝暂释，著述充栋，不肯一俯首就试有司。』（七）在恪守新安理学的这一传统方面，朱升堪称典型。

其二，从客观上说，朱升的功成身退也与宋元璋的为人密不可分。朱元璋晚年性喜猜疑，刚愎自用。十四年之中，朱升至少亲历两件事情，使他不能不对朱元璋存有戒心：一是吴元年（一三六七）七月，朱升领乐舞生奏雅，误以宫音为徵音，朱元璋「不怪」，便面斥「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八）。二是同年九月，集文武官员议北伐中原事，朱升建议朱元璋「尚当亲御九重，提练六师，镇抚四夷」，未可「虑一隅而忘三隅」，朱元璋却问「信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总北伐如何」（九）？对他的建议根本不予采纳。更何况，洪武元年（一三六八）被元璋「访贤」而来并被擢升为国子祭酒的许元（字存仁，金华人），因告归「忤旨」，已瘐死狱中。耳闻目睹，使朱升不寒而慄。对这位「天性刚直，不肯苟同」的儒者来说（一〇），「不能陈力当引去」（一一），乃是避祸全身的上上之策。至于历史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故事，饱读经史的朱升自然是熟知的。因

而，他不但自己屢次執意引去，還藉口其子朱同「事君之志有餘，保身之術不足」，不允他為官，并悲痛欲絕地向朱元璋請為兒子要一紙「賜以完軀」的免死証^{〔三三〕}。歷史的發展，印實了朱升的先見之明。在明初統治者的內部傾軋中，朱元璋大肆屠戮文武功臣，朱升因內心早有防備而幸免于難，得以在乡間壽終天年。

作為理學家的朱升，他一生的主要事業還是授徒課子，解經著述。他針對先儒「經與解離，不能以意相附」的弊端，于「六經四書，皆欲旁而注之」^{〔三四〕}。他的解經方法是「每于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有其不相連屬者則益之于兩間，苟有不明不尽者，又益之于本行之外」，這樣能使「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不足也」^{〔三五〕}。他正是通過這類旁注，「考六經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旨趣之歸，而圣贤之心見于方冊者始可而見」，然後旁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考亭之說，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三六〕}朱升一生肆力為學，「六十年間虽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三七〕}，著述相當宏丰。其所著除本書之外，尚有：

墨庄筆意錄

今佚。朱見于諸家書目著錄。据《朱集》卷三《墨庄筆意錄序》：「知此書是十部內容「下及龜靈玉函之瑣末」，「上及道德性命之緒餘」的筆記條錄，其成書在元至治二年（一三三二）。

刑統賦解

今佚。见《（康熙）休宁府志》卷八《通考》。书目著录。据《朱集》卷三《刑統賦解序》，知其藏于元至元三年（一三三七）。

尚书旁注

存。据《朱集》卷三《大学中庸旁注序》，知此书始撰于元至正四年（一三四四），成于至正五年。流传于世者，主要有明初内府刻一卷本（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有藏），六卷本（《明史·艺文志》、《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经部书类存目》著录）及不分卷本，均未见有藏家。

诗经旁注

存。始撰于元至正四年（一三四四）。《朱集》卷三《大学中庸旁注序》称：「前年（至正四年）读书郡城紫阳祠，始为诸生作《书旁注》，……既而又命诸生用其义例，旁注《诗经》，未克成。」知其书系由朱升指导学生合撰。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有元刻四卷本。《明史·艺文志》卷一著录有「朱升《诗旁注》八卷」，殆系后之翻刻者倍扩而成。

大学中庸旁注

今佚。见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七六所载《朱学士升传》著录；又，《（康熙）休宁县志》卷八《通考·书目》总括著录「五经四书旁注」。据《朱集》卷三《大学中庸旁注序》，知其书

咸亨元正六年（一三四六）。

地理阴阳五行书

今佚。其书未见于诸家书目著录，刊刻与否无考。据《朱集》卷三《地理阴阳五行书序》，

知其成书于元至正九年（一三四九）。

书传补正

今佚。《明史·艺文志》卷一经典著录：「朱升《书传补正辅（辑）注》一卷。」明王圻《续

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书传补正辑注》，学士朱升撰。升，休宁人。」据《朱集》卷三

《书传补正序》，知是书乃约取《书传辑》补缺正讹而成，与《书传辑》并行。成书于元至正十

七年（一四五〇）。

论语孟子旁注

今佚。见《朱学士升传》著录，又，《（康熙）休宁县志》卷八《通考·书目》总括著录「五经

四书旁注」。据《朱集》卷五《论语孟子旁注序》，知此书成于元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二）任池州

路儒学学正任上。

仪礼旁注 周官旁注

小四今佚。见《朱学士升传》著录，又，《（康熙）休宁县志》卷八《通考·书目》总括著录「五经

四书旁注」。《朱集》卷三《论语孟子旁注序》称：「今年（至正十一年）稚子同学《仪礼》、《周

官二书，不胜讲授之烦，亦既为之旁注矣。」知其成书于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二）。小四书

存。据《朱集》卷四《小四书序》，知此书纂辑于元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书凡四种五卷，宋方逢辰《名物蒙求》一卷、宋程若庸《性理字训》一卷、元陈栎《历代蒙求》一卷、宋黄继善《史学提要》二卷。存世版本达十种之多（参见阳海清《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类选五言小诗

今佚。《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卷一九一集部总集类存目著录均称《枫林类选小诗》。《提要》谓此书「皆录绝句，始于汉魏，终于晚唐，分三十八体。……分类颇为琐屑，有似于《瀛奎律髓》」。据《朱集》卷三《类选五言小诗序》，知其书成于元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

孙子旁注序

今佚。见《朱学士升传》著录。据《朱集》卷三《孙子旁注序》，知此书成于明洪武三年（一三七〇）。

周易旁注

存。此书成书年代不可确考。因辗转翻刻，各家书目所记书名，卷数不一，主要有，《周易旁注前图》二卷（北京图书馆藏），《周易旁注》七卷附《前图》二卷（安徽省馆及中山大学有

藏），《周易旁注》十卷《前图》二卷《明史·艺文志》卷一《经类著录》，安徽省博物馆藏明刻本；《周易旁注》二卷《前图》二卷《卦传》十卷（首都图书馆、吉林师大图书馆藏有全帙）。

礼记旁注

今佚。见《朱学士升传》著录，又《（康熙）休宁县志》卷八《通考·书目》总括著录「五经四书旁注」。

孝经小学旁注

此书见于《朱学士升传》、《（康熙）休宁县志》卷八《通考·书目》著录。徽州博物馆藏明末刻本「《合刻孝经小学》八卷」，疑即此书。佚考。

道德经旁注

今佚。见《朱学士升传》著录。

小学名彙

今佚。见《朱学士升传》及《（康熙）休宁县志》卷八《通考·书目》著录。

群书内外杂传

今佚。见《朱学士升传》及《（康熙）休宁县志》卷八《通考·书目》著录。

医家诸书

今佚。见《朱学士升传》著录。

朱枫林集是朱升的诗文集。其书自刊刻以来，有两个系统的版本。

一是十二卷本系统。《明史·艺文志》著录：「朱升《枫林集》十二卷。」清陈田《明诗纪事》亦谓升有「《枫林集》十二卷」。但这个十二卷本，今不见于公私藏家著录，存佚未知。据有同志说，他曾亲眼见过「明黑口本」的《朱枫林集》（二七），依版刻特征，当系明初刊刻的十二卷本。

二是十卷本系统。这有三种不同版本：其一、明景泰七年（一四五六）朱升门人程富（字好礼，号冰月道人，歙县人）编辑的文集十卷本，这个本子系据朱升曾孙朱显家藏文稿詮次成编的，其体例为：「首圣旨及公卿诗文，次公撰庙谥及经书序跋」（二八），不包括朱升本人的诗作，故名《枫林文集》。其二、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范涑校订的诗文合集本。其三、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柳诒征先生主编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总目》卷三十四《集部·别集类》著录的清初刻《朱枫林集》十卷，当时已列为馆藏乙类善本。然据新近编纂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内仅存万历本一种，藏于少数大型图书馆中。

万历本《朱枫林集》，系由朱升五世裔孙朱时新「编辑」，朱时登「参阅」，范涑校订的。书名页原有「新安理学名儒朱枫林集」醒目大字，并署「歙县朱府藏板」，序末署「黄伯符刻，黄仲开书」，显然是出自黄姓名刻工之手的家刻本。校订者范涑字原锡，号晦阳，休宁人，万历二年（一五七四）进士，官至福建左布政使，系朱升弟子范准（字平仲，号云溪）的后裔。范序云：

「今岁暮春过榆村，乃偕程氏姻友由深麓逶迤三十里抵石门，会其裔孙时新甫、时登甫、庆臣甫，因获展拜先生遗象，阅所藏谱画图籍，挹芳擷华，师资自幸。」当时「图书刊板或朽或失」，朱时新「即寄来先生诗文暨礼侍公（朱同）《覆瓿稿》」，属范氏校订，一并付梓。由于「先生之子礼部侍郎大同公遭诬事，又五世嫡传如线，翰墨散落于亲故者仅如晨星」，故「兹集诗文若干卷，皆著述之遗餘，存十一于千百云尔」〔二九〕。

万房十卷本的编纂体例是：卷一诰、诏、御翰、御酒、代玉言、表笺，卷二赋，卷三序、跋（多为著述序跋），卷四序（多为酬赠序），卷五七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七言绝句，卷六策、诂、说，卷七颂、赞、铭、书简、讲义，卷八墓志、祭文、哀辞、补遗，卷九传、像赞、翼运续略，卷十附录（为友朋投赠诗文、门人纪念文字）。这个编例较之景泰本不尽相同，而文集篇目的多寡则无从知晓了。

清修《四库全书》没有收入本书，仅在《提要》中列为存目，且颇多微词（参见本书附录二），认为「统观全集，文章乃非所长，诗学《击壤集》而不成，颇近鄙俚」（《提要》卷一九五集部别集类存目二）。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朱枫林集》不失为一部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的著作。它不仅是我们研究和了解朱升本人生平经历、思想著述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作为明代创基立国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朱升以亲身见闻记录了元明易代之际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斗争方面的许多史实，其中有不少为《明实录》、《明史》、《明通鉴》一类公私著述所不载（如所记至正二

十二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的鄱阳湖之战即是一例），这些材料对研究元明之际的历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时，朱氏作为新安理学的主要传人和著名“乡贤”，他的著作对研究理学发展史和徽州的历史文化、人情风俗，也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最后对本书的整理情况作几点说明：

一、《朱枫林集》今仅有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朱氏家刻本传世，此次整理即以万历本为底本，校以散见于《新安文献志》、《皇明文衡》、《皇明经世文编》、《明诗纪事》以及徽州、休宁两地府、县志书所载单篇诗文。

二、本书注释内容，主要以徽州本地人文为限，一般仅作资料性注释，重在指明资料出处。

三、原本《朱枫林集》除范涑序按“安徽古籍丛书”统一体例移作附录外，其餘编次均不作改动，以保持原集面貌。新增集外佚文五篇，并附录原集之外的主要传记、事迹编年等资料，供研究者参考。

四、原集文稿中文字错误或倒置之处，根据具体情况，或径改，或以〔〕注明，或出校记说明。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诸多师友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刘尚恒

一九八六年初稿于安徽师大
一九九〇年六月重订于津门

- 〔一〕、〔二〕、〔三〕、〔四〕、〔五〕、〔六〕均见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七六《行实·勋贤》。
- 〔二〕明王崇《嘉靖池州府志》卷六《官秩·名宦》。
- 〔三〕《朱枫林集》（下简称《朱集》）卷一《翰林学士朱升诔》。
- 〔四〕、〔二八〕《朱集》卷十《程好礼集枫林文集序》。
- 〔五〕《朱集》卷一《免朝谒手诏》。
- 〔六〕、〔七〕《朱集》卷一《翰林学士兼东阁学士朱升诔》。
- 〔八〕《朱集》卷一《翰林院侍讲学士朱升诔》。
- 〔九〕、〔一〇〕、〔一八〕、〔一九〕、〔二二〕《朱集》卷九《冀运续略》。
- 〔一二〕《朱集》卷十《陶安赠归新安诗》。
- 〔一三〕《宋元学案》卷七十《沧州诸儒学案》。
- 〔一四〕《朱集》卷二《贺平浙江赋》。
- 〔一五〕、〔二一〕《朱集》卷五《赋梅花初月酬汪古义诸公》。
- 〔一六〕《宋元学案》卷八十九《介轩学案》。
- 〔一七〕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泛舟寄·新安理学》。
- 〔二二〕《朱集》卷三《大学中庸旁注序》。
- 〔二四〕《朱集》卷三《易经旁注前图序》。
- 〔二七〕王春瑜《论朱升》（《学术月刊》一九八〇年第九期）。
- 〔二九〕本书附录范涿《明儒学士朱枫林先生集序》。